

DANGDAI SHIJIIE REDIANWENTI DATOUXI 世界问题红皮书

当代世界

热点问题

大透视

DATOUXI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当代世界热点问题 大透视

第二卷 天理昭昭

——世界政坛丑闻大曝光

主 编 侯君雄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卷 天理昭昭

——世界政坛丑闻大曝光

第一章	“完美无缺”的美国	1
第二章	意大利的审判	54
第三章	发福的日本	96
第四章	95~96 年的韩国	130
第五章	发生在菲律宾和印尼的故事	180
第六章	丑闻不断的法国	204
第七章	哭笑不得的德国	237
第八章	小丑登台	269

第一章 “完美无缺”的美国

一、尼克松下野

在美国历史上，贪污受贿、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腐败丑闻几乎每届政府都有，而且涉及的人上自部长、联邦议员，下至市长、一般职员，有时甚至牵涉到总统或副总统。70年代，美国同一届政府的副总统阿格纽和总统尼克松先后因以权谋私和营私舞弊被迫辞职。这可以说是美国社会政治腐败的典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膨胀，一跃成为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

在政治制度上，美国实行的是典型的两党制。自从民主党和共和党相继成为独立政党以来，美国政治制度就以两党轮流执政为其根本特征。民主党和共和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地区差别、选民分野以及意识形态分歧都已日趋淡化，并逐渐成为受财阀集团所控制的单纯竞选工具。政党实际上就是一个选举的组织，这是因为美国的政党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它不是由选举获胜的党的领袖出任国家行政首脑并在本党范围内组阁，而仅仅是在候选人的竞选过程中起作用。这样，政党也就成为一些职业政客们争取竞选成功、谋取私利的工具。

长期以来，虽然时而也有小党产生，但多数是昙花一现，能与两大党抗衡的第三党从未出现过。各大财团为了防止第三党的获胜，总是拿出巨额“捐赠”，使两大党首先在金钱上以压倒性优势

战胜第三党。而且，由于议会长期处于两大党控制之下，它所制定的选举法也必须有利于两大党。这样，希望从政者也只得利用两党之一的名义才有成功的可能，而不会依附于其他任何小党。如此循环往复，两党的地位愈加牢固，两党制得以长存。因此，两党轮流坐庄，一党执政，一党评政；评政之党便以人民代表自居收买人心，使不满足于执政党的人对评政党心存幻想，认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只需在将来选举中以评政党代替执政党足矣。当一批人失去信任时，财阀集团便捧出另一批人来代替。由此可见，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制度不过是迷惑选民和防止第三党升起的一种间接手法，它的最终目的不过是想利用这种手段竞选获胜，驾驭政权。由此造成一种“民主声势”，推动选民对现行体制投一次赞成票而已。

美国的总统制与这种两党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总统是最高行政长官，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治首脑，还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不对国会负责，而是对选民负责。但实际上，总统当选后，选民根本无权过问总统的政策。政府各部部长、联邦法院法官均由总统提名、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方式任命。各部部长的罢免权在总统，国会无权过问，就连立法和司法，总统也有相当大的权力。总统由每4年举行一次的大选选出，任期4年，并可连任一次。

美国总统选举是一种间接选举，选民并不是直接选举总统候选人，而是选举“选举人”，每个“选举人”都明确归属某个总统候选人，并且按照惯例一般不得改变其承诺。总统则是由“选举人”选举产生。“选举人”按州分配，人数与一州的参众议员总数相等。参众两院共有535名议员，加上华盛顿特区的3张选举人票，总计有538张选举人票，获半数选举人票即270张，即可当选总统。

表面上，这种选举制度是“最民主”的，但事实上，是典型的金钱选举。参加和赢得竞选的首要条件是筹集竞选经费。美国总统竞选实际上就是一场金钱实力的较量。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必须筹集大量资金，否则就根本没有胜选的希望。倘若无强大的财政后

盾，潜在的候选人就变不成真正的候选人。这实际使大选成为金钱和富人的角逐，客观上剥夺了没有财团背景的平民胜出的任何可能。比如，1860年林肯竞选总统时花了10万美元，到1952年民主、共和两党竞选共花了1100万美元，1996年大选的所有竞选费用为22亿美元。毫无疑问，这给美国的选举罩上了一层金钱政治的色彩。200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称得上是40年来争夺最激烈的一次，也是耗资最大的一次，达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近30亿美元！在这场世纪选战中，人们看到了共和、民主两党将美国的金钱政治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在总统竞选的背后又是一种财阀政治。也就是说，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批权势人物，他们具有共同的社会和教育背景，控制着企业界、政界或军界，从而控制了美国大权。这一批人构成了美国的权势阶层，或称“权力精英”。在他们背后，是少数经济实力、规模都十分庞大的利益集团。比如，罗斯福任命的117名高级官员中，70%是大企业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272个高级官员中，有150个大垄断资本家，其内阁成员在86家大公司中担任董事长等高级职务。同样，国会也是名副其实的“富翁俱乐部”。如在1984年新当选的43名众议员中就有15位百万富翁。

那么，什么是利益集团呢？所谓利益集团，就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也有人称，利益集团就是一部分人组织起来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对政治过程施加压力的集团。利益集团对美国现实政治及政府的内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选举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对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来说，通过对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影响国会议员的投票表决，干预立法过程和行政部门的工作。它们常通过游说活动与政府决策者进行密切的交往。其中，游说成功的关键愈来愈依赖于竞选赞助。随着竞选费用的增加，议员们必须更加依赖利益集团的赞助。这样，利益集团以赞助竞选为条件，从议员那里获得特定的投票承诺。

在美国，少数有钱人掌有更多权力，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在《权势转移》一书中曾这样说：“实际上，我国是被一系列工业、金融、政治、学术和文化中心统治着，而这些中心是同梅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的姓名分不开的。就是这个系统影响了总统候选人的挑选，控制了国会的两院，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规定了经济方面优先考虑的方针，形成了文化和道德标准，确立了谁该有权和谁该无权。”美国政府中不仅内阁部长是由垄断财团及大资本家把持，而且许多其他政府高级官员都是亦官亦商的。财富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它们几乎已经达到了同涨同消的状态。国家的权力不过是占有巨额财富的财阀集团制定、推行有利于自己政策的工具，国家政权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财阀集团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

为了挑选和培训进入政府去执行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的人士，财阀集团提供巨额资金，通过掌握的舆论工具，宣传所支持的政客的“业绩”，支持政客竞选。事情的关键在于，美国大财团、企业、团体和富人向候选人慷慨解囊，并非是对某位候选人情有独钟。他们只是将竞选捐款视作政治投资，试图将来影响美国的政局和政策，从而最终获得经济回报。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大体上可以说是各个财阀精心挑选和培育的政治代言人。将政客与财阀结合起来的的就是金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权钱交易的政治腐败也就不足为怪了，尼克松、阿格纽的升与降、沉与浮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副总统以官抵罪

与总统不同的是，美国副总统不是由公众直接选出，而是由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挑选并经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的。尼克松 1968 年竞选总统时选择的副总统是斯皮罗·阿格纽。

然而，尼克松的背景调查人员挑选阿格纽作为 1968 年竞选副

总统候选人时，未曾发现他的受贿腐败内幕。就在共和党人竞选获胜前夕，阿格纽的受贿丑闻才开始被揭露出来。70年代初，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地方检察部门在一次调查中，发现阿格纽自6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通过有利可图的合同，从承包商、建筑商和工程技术人员那里接受非法回扣和收取佣金。据检察机关指控，阿格纽在担任县执政官和州长期间每周收受1000美元。阿格纽担任州长的马里兰州有着政治腐败的阴暗历史，他在那里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丑事。他早年买过一块地，在他当州长以后，促使有关方面把这块地选作桥梁的引桥用地，当然这块地皮的价格扶摇直上。

阿格纽在1968年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后，也未见收敛。他曾大言不惭地向一伙财力雄厚的得克萨斯州石油商许下诺言，如果他们拿出大笔竞选捐款资助共和党候选人，政府将会阻止兴建这些石油商们反对建立的炼油厂。

阿格纽当上副总统以后，在运用自己的影响为他的商界朋友索取好处和联邦合同方面毫无退缩之意，并着手经营起自己的竞选事业，以权谋私，捞取竞选经费。他施展浑身解数，与各种商人打交道，接受了大量的捐赠。1970年3月，他私自接管了总务管理局主持的马里兰等几个州的所有工程事务，并从中收受贿赂。阿格纽在就职第一任副总统期间，接受酬金和礼品而不申报，并以帮助获得联邦工程合同为条件不断接受钱款，至少受贿10万美元。

尼克松在1972年的连任竞选中曾意识到要用另一个人来替换阿格纽，但是，支持阿格纽的保守派使总统实际上不可能撤换阿格纽。因此，尼克松使出了另一招，即排挤阿格纽。就在新闻界大肆宣传阿格纽受贿丑闻期间，尼克松与阿格纽互不来往已达数月之久。在此期间，阿格纽从缓解矛盾的避雷针变成了政治累赘。

1973年8月，阿格纽被指控涉嫌犯有受贿、共谋、勒索和偷漏税等罪名。阿格纽的营私舞弊行为在新闻界披露后，立刻引起不小的震动。阿格纽本人听到后更是惊慌不已。当时，许多人认为，

由于尼克松已任两届总统，阿格纽有可能在下一一次总统大选时被推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一丑闻的出现，无疑使他这种希望化为泡影。

事情败露后，阿格纽利用自己的职位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他不仅极力否认对他的种种指控，而且声称某些政府官员对他有个人恩怨，巴尔的摩那些年轻的检察官们因为一心想成名，就拿他当做牺牲品，支持对他进行调查的司法部长理查森一心要想搞倒他。另一方面，阿格纽还私下活动，要求白宫出面平息事端，甚至还要求总统尼克松去找司法部长理查森讲情等等。白宫官员们无意支持一位将要受到联邦法院起诉的副总统。尼克松抓住这一时机，在9月份，白宫向阿格纽的私人律师建议，副总统应该考虑辞职问题。面对司法部门、舆论界和白宫的强大压力，阿格纽进而要求众议院对他进行弹劾调查。他认为接受众议院的弹劾调查总比接受联邦法院的审判好，但是，阿格纽的弹劾请求被拒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部长理查森提出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即如果阿格纽辞职，并承认偷漏个人所得税这一条罪状的指控，检察官将撤消对其他更严重的罪状的指控，并保证不把阿格纽送进监狱。事已至此，走投无路的阿格纽只好接受这一方案。

1973年10月10日，阿格纽走进了巴尔的摩的联邦地区法院，宣布辞职，并对他所欠1万美元的所得税的指控供认不讳。这样，法院判处阿格纽3年无监督缓刑，罚款1万美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按原定计划进行交易的。至此，阿格纽的政治生涯便到此结束。9年后，1983年1月，阿格纽根据要求支付了26.8万多美元罚款及利息。这笔钱上交给马里兰州府作为他任州长期间收取回扣的罚金和赔偿。

然而，法院判决公布没有几天，阿格纽就宣布自己是“下流的

和不准确报告”的受害者，他的辞职只是为了“平息愤怒的风暴”。但是，人们认为，阿格纽这是“以官抵罪”，逃避了法律的惩罚。据一位法律专家的分析，如果是平民老百姓，他可能要被判 10 年以上徒刑。

总统被迫辞职

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一位副总统丢脸地被迫辞职，也是降临到当任总统身上的最大灾难之一。但是，阿格纽令人不安地公开露丑，并不是尼克松重新当选后首先考虑的问题，因为他有自己的更棘手的难题要处理。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运动员”，在美国数十位总统中他堪称出类拔萃的一个。尼克松 1913 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趣的是，1946 年从海军退役后，吸引尼克松投身政界的，是 100 名有钱的共和党人在惠蒂尔地区报纸上登的一则“征聘众议员候选人”的广告。尼克松 34 岁进入众议院，38 岁进入参议院，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参议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美军将领、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39 岁便成功地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的提名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尼克松也不是一直平步青云，在竞选副总统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插曲，差一点使尼克松的副总统梦破灭。尼克松一接受共和党副总统提名，就受到来自民主党方面的猛烈攻击。《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尼克松的秘密基金”的报道说，尼克松在担任参议员时保存着一笔由私人捐款的 18000 美元的行贿基金，他用这笔钱支付现金开销。这件事在共和党内引起强大震动。艾森豪威尔面临要抛弃尼克松的巨大压力，他给了尼克松回答这种指控的时间。1952 年 9 月 23 日，尼克松作了动人的电视演说，即所谓的“切克斯演说”。在演讲中，尼克松承认自己有这笔基金，但只是“用于我认为不应由美国纳税人负担的政治开支”。为了使公众相信他没有因当官而发财，他还一

一列出了自己的财产和债务清单。尼克松的演讲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和艾森豪威尔的信任。基金危机过后，他们成功地赢得了1952年美国总统竞选。从1953年开始，尼克松担任了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40岁成为政府副总统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堪称伟业。

对尼克松来说，1960年是灾难性的一年。似乎1946年以来的持续上升的好运气忽然间无影无踪了，尼克松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的失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虽然那时的尼克松的条件与肯尼迪相比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但是，在经验上取胜的尼克松还是输给了具有大量财富的肯尼迪。这一结局迫使尼克松真正进驻白宫的时间推迟了8年。也许正是因为尼克松有过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以微弱票数败给肯尼迪的痛苦经历，在白热化的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竞选胜利。1969年尼克松作为美国第37任总统入主白宫，使他不同寻常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点。其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早年获得的成就和196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的卷土重来。在他任职期间，无论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方面都有创新，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有所建树，尼克松成功地结束了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等，至今仍为世人称道。尼克松从来没有打算只任一期总统便罢，他赢得1972年总统大选，连任成功，从而实现了尼克松“再干四年”的夙愿。然而，尼克松在位时涉嫌的两桩丑闻，这使他的脸面丢尽，也使美国政治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就连他的归宿也不同寻常。1974年，尼克松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引咎辞职的总统结束了其主宰白宫的政治生涯。

第一个丑闻是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发生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揭露出的政治丑闻，最终导致了尼克松被迫辞职。

1972年6月18日，《迈阿密先驱报》披露说，有5个人潜入华盛顿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当场被警察抓住，其中有一个叫詹姆斯·麦科得的人自称是中央情报局雇员。这

就是被白宫轻描淡写为“三等盗窃企图”的水门事件。然而，詹姆斯·麦科得的真实身份是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所雇用的一名工作人员。鉴于麦科得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这层关系，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切尔于6月18日赶紧就此事发表声明，否认该委员会与“水门事件”有任何关系，说被捕者的行为不代表该委员会，也不是他同意做的。

后来，尼克松花了5个月的时间，运用了各种力量，在大选前成功地把“水门事件”暂时掩盖过去了，尽管尼克松的竞选对手乔治·麦戈文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称“尼克松政府在美国历史上是最腐败的”，但是，尼克松还是赢得了大选，再次入主白宫。

然而，“水门事件”并未就此了结。尼克松的辫子仍被政敌牢牢抓在手中。1973年2月，参议院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水门事件”以及1972年竞选总统的情况进行一次长期调查。

3月26日，麦科得向特别调查委员会交待了水门窃听计划是由米切尔批准的。这样，白宫同“水门事件”无牵连的说法从此攻破。尔后，白宫律师迪安在特别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指责尼克松曾参与掩饰“水门事件”的密谋，利用职权阻挠司法机关进行调查。

此时的尼克松，一方面发表声明，否认他事先知道水门事件，否认参与了掩饰活动。另一方面，阻挠联邦检察官对他进行的调查。为了防止水门事件中的要害证据被发现，尼克松责令水门特别检查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吊销索取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谈话录音的传票。但考克斯拒绝这样做。于是，尼克松采取了解除特别检查官考克斯的职务由伦农·贾沃斯基接任的做法，由此导致了司法部长理查森和他的副手拉克尔肖斯的辞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星期六晚大屠杀”。这一事件无疑是总统为掩人耳目、包庇自己罪责过程中又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74年3月，专门调查“水门事件”的检察官贾沃斯基向法院大陪审团起诉了尼克松的幕僚米切尔、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等，指控他们参与掩饰“水门事件”的密谋，涉嫌图谋不轨罪、阻挠司法罪和伪证罪。从而，检察机关从水门窃贼身上挖出了从金钱入手，总统竞选委员会参与此事以及事发后不惜重金收买窃贼，令其守口如瓶的事实真相。

“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经过数月的调查，揭露出尼克松逃漏将近50万美元个人所得税以及尼克松所犯下的或挂在他名下的种种罪行，其中主要的有5条。一是尼克松的负责竞选的官员在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内安装窃听设备；二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帮人企图在民主党候选人中挑拨离间；三是尼克松等用金钱收买水门事件被告和其他人，企图掩盖罪行；四是白宫为堵塞泄露机密情报而建立的“管子工”小组在夜间潜入曾分管五角大楼绝密文件的前政府官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私人诊所；五是尼克松政府利用联邦机器压制“政敌”。这样，6月6日，“水门事件”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列为掩饰水门密谋真相未被起诉的被告，并向准备对总统进行弹劾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了有关的证据材料。

那么，为什么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派人闯入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呢？

这有多种多样的说法。虽然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解答众多疑问，但普遍为人们接受的一种解释是，认为民主党头目拉里·奥布赖恩是尼克松长期以来的政治劲敌，所以成为这种攻击行动的主要目标。尼克松的幕僚们一直在寻找有关奥布赖恩的黑材料，这次行动正是想猎取他和他的助手们可能隐藏起来的用来对付尼克松及其共和党的情报。

10多年来，奥布赖恩一直抓着尼克松的一个把柄，使尼克松分散精力。奥布赖恩指控尼克松的兄弟唐纳德在可疑的情况下从工业巨子和影视业巨头霍华德·休斯处接受过20.5万美元的贷款。

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这笔贷款的背景问题一直是尼克松竞选过程中的难题。12年后，这个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证明，尼克松的白宫政府害怕奥布赖恩和民主党人重提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并把它作为竞选中攻击总统个人财务问题的武器之一。而且，最令尼克松生气的是，几乎没有奥布赖恩从休斯那里接受钱财的材料。尼克松对奥布赖恩的成见还可以从他1971年1月在空军一号上口授的备忘录中看出来。这份备忘录表明，尼克松竭力想通过下令对这位民主党领袖的活动和财产记录进行广泛调查，来报一箭之仇。

不管在水门事件背后真正隐藏着什么，从国会特别调查委员和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的独立调查中得到的证据清楚表明，在1972年案发后，尼克松不是公开承认做了错事，开诚布公，求得公众的宽恕，而是选择了竭力掩盖自己是知情者的事实。

7月下旬，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表决通过了3项决议案。一是对妨碍司法、阻碍水门案法律调查的总统进行弹劾；二是控告尼克松滥用总统职权、违背总统宣誓的誓言，犯下应遭到弹劾的罪行；三是控告尼克松蔑视国会、拒不接受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传票、不交出录音带和文件。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在听取了白宫录音带后，作出裁决：尼克松无权扣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必须接受特别检察官的传票，交出另外的以前未发表的白宫录音带。在这种情况下，8月5日，尼克松向公众发表了他阻挠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调查的3盘录音带的文本等证据。该录音带记录了白宫的一次谈话，尼克松非法授权中央情报局阻挠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进一步调查。

尼克松面临的不仅有众议院对他的弹劾，还有参议院对他的定罪。摆在尼克松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辞职，要么被弹劾。在反复权衡各种利弊之后，尼克松选择了前者。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宣布辞职，弹劾中止进行，由副总统杰拉尔德·R. 福特接任总统。

水门事件的曝光打破了白宫丑闻的模式，因为总统本人也被指控参与了一系列掩盖事实真相的犯罪活动。水门丑闻原本是不会导致尼克松政府垮台的，但是尼克松在事发后的种种行为把自己送上了绝路。但是，这个可耻的冒险故事，正如一些人所分析的那样，决不是尼克松班子的一次过失或者说是一种偶然事件。事实上，水门事件是一个依靠欺骗和操纵手段生存的政府 5 年半来发展的顶峰，也是尼克松 30 年来政治诈骗和谎言伎俩的必然产物。

尼克松辞职一个月后，福特总统出人意料地宣布，“完全、彻底、无条件地赦免前总统尼克松在任期内的所有过失”，从而免除了普通法院对尼克松在恢复普通公民身份后的司法审判。

与尼克松有关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丑闻则是珠宝丑闻。

正当尼克松被“水门事件”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时候，尼克松及其家人又被卷入另一件因接受外国昂贵礼品而产生的丑闻风波中。1974 年 5 月 14 日，《华盛顿邮报》披露，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秘密接受了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巨富送给他的大量珠宝，价值大约为 200 万美元。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所有政府公职人员未经国会同意不得接受外国礼品。1966 年，国会重新修订了 1881 年颁布的《外国礼品和授勋法》，更加明确地规定，政府官员及其任何亲属，接受和保留价值超过 50 美元的礼品为非法。但是，修订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馈赠的礼品必须在什么时候上缴联邦政府，违犯法律的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马克辛·切希尔很早就关注并调查尼克松接受外国昂贵礼品问题。切希尔早就听说，某国亲王在 1969 年 10 月送给尼克松夫人一副耳环，在 1972 年 7 月分别送给尼克松夫人和他的两个女儿朱莉和得里西亚一个手镯式钻石手表、一个镶有红宝石和钻石的胸针、一个镶有蓝宝石和钻石的胸针等。经过 3 年多的调查访问，切希尔终于找到证人证实，亲眼见到过这批珠宝。切

希尔揭露尼克松礼品丑闻最为有力的证据就是白宫主管礼品部门的一张索引卡片上的记载。卡片上清楚地写明了送尼克松夫人、朱莉和得里西亚的礼品未经登记。

尼克松被迫辞职后，他的律师和行政管理局对尼克松在职时收取的这些珠宝的最后归属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结果是尼克松上缴了大部分礼品，另有些礼品则宣布已经丢失，无法找回。后来，国会和福特总统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都没有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来追回尼克松所宣布丢失的那些礼品。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含泪告别白宫，飞往远离政治漩涡的故居——加州圣克利门蒂退隐。8年后，尼克松在接受一名记者的采访时承认，水门事件“像滚雪球一样越闹越大。那是我自己的过错。我不埋怨任何人……是我自己把自己搞垮的”。然而，即便在那时，尼克松仍争辩说，从手段上说，他并没有犯罪。令人深思的是，他得出结论说：“要是再有机会，我还会这样干的。”

合法化的腐败

美国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表明，长期以来，美国的许多公司一直在为竞选提供大量的非法捐款，用难以追查的现金传递，或者经过大公司的海外子公司进行“洗钱”。“水门事件”的各种调查和听证会还揭露出，总统对于私人的政治捐款是以特别的优惠作为回报的。如艾姆瑞德·海斯公司，是一家独立的石油公司，它以公司的名义和个人名义在尼克松竞选连任时捐款25万美元。此后没几周，内政部就结束了对该公司在维尔京群岛炼油厂的广泛调查，而且没有采取任何处置措施。尼克松的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则积极诱索各大公司的捐款，并许诺将以特别优惠待遇作为交换条件。

自从“水门事件”以后，美国通过投票方式撤换了大部分被发现现有腐败行为的政治家。很显然，人们希望从官场上赶走腐败的政治家，从而发起一场清扫政界的运动。然而，这种更换个别人物的

方法对整个政府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腐败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整体结构”问题，而不是“个人品格”问题，其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正是它的某些关键因素，特别是那些使政治行动委员会合法化的因素，培植了立法部门的腐败。如果这一点不为公众深刻理解，那么要在制度上根除腐败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觉得批评政府的职员，包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甚至总统都是很容易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批评延伸到总统制和议会制所构成的基本制度上去。美国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个别有问题的政治家，而不是集中于产生腐败的体制，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认识到腐败的受益者已经使大部分腐败合法化了。

在现代美国，最令公众感到迷惑的问题就是那些最新的、损害最大的、最流行的腐败方式竟然是合法的。在美国，各种利益集团和众多的大企业，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向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游说，以影响立法和制定政策，这是公开合法的。有些人专门以游说为职业，甚至成立“游说公司”接受委托者（包括外国政府和企业等）的金钱报酬，这也是合法的。为了使竞选和连任所需要的筹款和个人酬金合法化，国会议员已为此专门制定了法律。至于总统和议长的特权更是受到法律千方百计的保护。国会议员们可以镇定、从容地往自己口袋里塞贿赂款，他们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口袋能否把当天的收获全部带走。而国会议员们作为交换条件，把表决权出卖给私人利益集团，而且是在他们的公务过程中发生的，是从根本上违背公众的意愿、信任和法律的大问题。大多数国会议员不会为接受贿赂而违背他们曾宣誓要为群众负责的职责感到羞愧，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合法地获得相当高的“报酬”。

美国法律对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是予以承认和保护，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一些美国学者把这种制度看成是民主政治的表现，认为利益集团的存在增加了“政治表达的机会”，但事实上，利益集团已经把许多的议员、行政部门和法官变成了他